



唐本白紙六帖
七十一



1 3
381
37

五
五
四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一

吏部 一

戶部

此係八年明治
月諸八年明治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禮部 三

兵部 四



刑部 五

工部 六

尚書 七

郎官 八



內翰 九

吏部

自天官

吏部為

尚書

冢宰亦

侍郎

小會府

掌

邦治

周禮乃立

天官而掌

邦治以佐

王均邦國

國

主司

理典

周禮太宰

銓管

晉起居注

云太康

掌理典也

四年制曰選曹銓

明治 年 日 錄 未

管人才宜以忠恪尚衡鏡亦曰藻官人之濼略

書朱整以道素自居衡鏡銓衡考課之典魏志

陳羣字長文延康元年羣始建考課之典韓暨

九品官人之濼拜吏部尚書志山濤之識尚書贊曰

為吏部立考也毛玠之公志魏山濤之識尚書贊曰

課之典法也著箴李重為吏部尚書著刊令晉諸

山吏部官著箴箴選曹置之左右刊令晉諸

人稱允著箴箴選曹置之左右刊令晉諸

李胤為吏部尚書稱正身擢舊侍中主選宿與

率職刑定選例而著于令擢舊侍中主選宿與

之舊者不退虛名進起居注王戎領吏部未嘗

多擢用不退虛名進起居注王戎領吏部未嘗

下得才吳書李肅知舉魏盧毓遷吏部尚書讓

薛綜為選曹尚書因讓顧譚曰才昭清通簡要

人物德服眾望臣不如也遂代綜清通簡要

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十二年二賢當

為吏部與天下無滯才也後並為吏部尚書

就家不拜詔惜其大才就家用之疾品藻九流

四科取士 持衡 掄材 采葑采菲 刈

楚知人統百官書冢宰掌邦理統百官均

官兼領書召公奭為太保射策之初既無失掄

材之際必有適魏擇公方任先毛玠選在王戎

當垂拱之朝實資奉持衡之職必在密啓山濤

部尚書用人皆先儉鄧攸遷吏部尚書飲馬於

密啓然後公舉儉鄧攸遷吏部尚書飲馬於

人舉用魏諸葛誕為吏部郎中有所屬輟承其

慎其賜衣魏氏春秋曰許士宗為吏部郎賜錢

所舉賜衣魏氏春秋曰許士宗為吏部郎賜錢

穀晉山濤為吏部郎清貧文帝賜用捨王蘊為

曰欲使時無屈滯先任草萊杜黜晉陸抗為吏

錫為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黜部郎以務私

錫為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黜部郎以務私

被嗜酒畢卓為吏部郎嗜酒比舍郎酒熟卓醉
黜夜往飲臥於甕間酒吏繫之明日視乃
舉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
吏部尚書

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郎中二人正

五品上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掌文選勳封考

課之政以三銓之灋官天下之材以身言書判

德行才用勞効較考其優劣而定其留放為之

注擬五品以上以名上而聽制授六品以下量

資而任之其屬有四一日吏部二日司封三日

司勳四日考工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

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
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公隋制

十二月選集至春停日久事叢有司不及研諦
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
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
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為宜
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六事上
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六事上
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
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
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
等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
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
十年存者畧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
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
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
言進而庠序而諸生未聞甄別四曰唐有天下
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
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
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
苟且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

外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設長名榜銓注等瀆裴行儉侍郎與李敬元馬載司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瀆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冬初選集唐皎正觀中官為吏部侍郎為故事冬初選集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凡三堂選官承慶轉天止後遂為法傳三十八凡三堂選官承慶轉天掌選銓授平允議一貴幸憚其嚴部洪景再遷吏者公之傳四十一貴幸憚其嚴部洪景再遷吏序貴幸憚其嚴陸元方擢天官侍郎不敢恩以私或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平判皆誦於口唐史傳載織元方薦人如初平判皆誦於口銓叔平允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叔平允請謁不行官有巧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請謁不行李又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溪徑傳四十四當公介然不受私謁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

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諸今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乃復拜天官侍即厚賜銓綜號為公平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植辨無不伏者黜正點頭者更擬蘇晉數百負銓綜號為公平傳點頭者更擬立戶部侍郎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晉與齊濟更典二都選更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國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廷以為侮已拔寒遠士多至臺閣席豫入拜吏出晉汝州已拔寒遠士多至臺閣席豫入拜吏曰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令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臺選齊薛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為左濟為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吏選自中宗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盧從愿庸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後綱紀耗蕩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

卷之三十一

載

言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綜
六年以平允聞持官其一子
吏部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與盧

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朝有裴馬後有盧李與盧

從愿竝授一子官
李朝隱開元初遷吏部侍郎

子洪州調補劉滋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

積寬縱苗晉卿累遷吏部郎中久之進品裁清

允楊綰歷禮部侍郎俄遷吏部
曩與先臣竝命尚

念之耶趙宗儒罷為太子右庶子屏居謹靜奉

杜門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臣私謁盈几一不

並命尚念之耶宗儒俯伏流涕
省孔緯遷吏部侍郎權

要私謁盈几一不省
笏擊裴延齡顧少連歷

酒酣少連捉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

擊茲臣奮且前元毀懷不受金
韋夏卿為吏部

友直在坐勸解之
誼在翰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

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

及此顧有台望
呂元膺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

有時議嘉仰
理卿進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

義勁廉為調者巧留
張讀為吏部侍郎選牒精

其事以選事委令史
許子孺長壽中歷天官侍

偃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
書判分甲乙丙

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為口實
科苗晉卿進吏部侍郎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

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

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

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

終日筆不落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及晉卿

甫

先收寒素捉吏姦李固言為吏部侍郎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捉吏姦

吏蕭然斂手李至遠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吏受賄多所絀易吏蕭然斂手有

王忠者被放吏繆書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

罪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比

諸內史選妙秩清白居易柳公綽吏部侍郎制領選號清平

石抱忠為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史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

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賕崔從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史給選者成牒

以先後丐賕從一莅南曹五年韓滉遷吏部員外限出之後遂為法

吏事莅南曹五罷斜封千四百員李朝隱遷侍年簿最詳綴

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受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

詳謹騰朝隱選人訴索好官苗晉卿累遷吏部郎然無避屈

于前晉卿與相對於日無愠顏紛世稱吏事第一

裴遵慶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

第一辨析有條李栖筠三遷吏部員外郎時大盜條吏氣奪

號神明寒遠無留才崔郾遷吏部員外郎下

遠無留才寒右闈白居易獨孤郁自考功遷司

闈三列宿韋湊祖叔諧正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

同省時號黜陟詳當趙宗儒再遷司勳員外郎

三列宿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考功多請

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考功異時多請

託王丘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歲登科才

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挾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焉出丘下

考功南曹印赴行在 裴諝遷考功郎中數燕見

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改考功員外取海內名

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 **考功員外取海內名**

士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 **覈取實材** 馬懷素

覈取實材權貴謁 **考簿用墨** 王徽進考功員外

請一不能阿撓 **六官之屬選部** 朱

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 **郎首之** 白居易除李建吏部員外郎制六官之

竄為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 **選部以清** 有簿書以旌

擇其踐歷久考第高加 **冠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

戶部。事具司徒門

白地官 大司徒之職掌邦國土地之圖 **尚書** 大司徒 **侍郎** 小司徒 **掌土地之圖** 周禮

與其民人之數以佐王安邦國 **民部** 登其衆

寡周禮地 **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天下**

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 百官 **戶部郎中**

員外郎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婚姻

繼嗣之事 其後以諸行郎官分判錢穀而戶部

以本行郎官 **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戶部龍朔二**

年改戶部曰司元光宅元年改戶部曰地官 上

度支 掌天下租稅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

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龍朔二年改度支

曰司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龍
 度司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保糧倉廩之
 金載改從獵洛陽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
 一載改從獵洛陽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
 司儲改從獵洛陽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
 輒瘞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博之帝拔劍斷
 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以馬上治之
 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為罷獵
 好鬚李緯為民部尚書帝曰元齡奉法持正善
 果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伏獵侍郎
 卿問詔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引不知書嘗
 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言九齡
 省中而有伏獵侍言利病尤詳楊場歷戶部侍
 郎乃出吳岐州延英殿賜言利病尤詳帝召宰相大
 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賜言利病尤詳帝召宰相大
 於是宇文融建言檢脫戶除口場執不便融方

貴公卿吟默唯獨場帝才之謂可丞輔李元
 抗議故出華州刺史帝才之謂可丞輔李元
 欲擢為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為戶部侍郎
 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李元
 無獻李絳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
 賦或畜用度易美餘以爲獻臣乃為陛下謹出
 納烏有美贏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物實西庫
 進官物結私歲以四萬緡上度支部侍郎初劔
 恩帝矍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部侍郎初劔
 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
 賈人入錢京師崔元畧奏責本道王當歲以四
 萬緡上度支之逗留多不至請置院稱婦收度
 支錢乃無逋沒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
 請以本道關官職出入米鹽非所長王彥威為
 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遂亦善吏救散莫若
 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困賦無所出
 省用侃侃以爲救散莫若

議代貧民租歸融為戶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盧

京師融劾奏天下第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

內効之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

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周仁哀會嚴

丞以辨急於用度奏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戶部

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

改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善其職授以耗登之書

者多登大任白居易牛僧孺制俾陳生聚之術

元稹崔稜授問歷代戶版戶部侍郎帝問歷代

戶部侍郎帝問歷代克賊破日韋表微進戶部

詔李聽帥師討之大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

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張

日國之材臣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網條甚張

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世號郎官

爾而誰白居易張平叔戶部侍郎制弟居即省

家對之輒歛容自謙後至即中善裁剖時

即官家戶部二妙韋維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

部二內舉得人狄光嗣聖歷初為司封丞武后

妙光嗣由是拜地官外舉外郎以地官為郎

稱職聞后曰初奚內舉得人地官為郎韋退

制之奏課第一裴向累為櫟陽渭南令奏郎官皆

為清秩杜牧韓戶部分兩稅出都官俊拔唐新

太一為戶部員外郎移牒戶部令於墻宇悉樹

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春彼吏部銓總

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判入唐故事度支按

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判入員外

領判案而巳總奏度支財物數千言崔仁師為

見六占三二

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無差殊
黃門侍郎杜正倫齊本與仁師對唱一父友高
太宗大奇理寬郢見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
之舊史州刺史郡人田產為中人所奪坊
器後為金州刺史郡人田產為中人所奪坊
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入為度支郎中
州貢杜若眺詩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郎中
時嗤獻糗餌舊史張濬為度支外郎黃巢將
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
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餽出幸途無供頓衛軍
得食僖宗乃召康閣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對
曰臣為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負外教臣也
帝異委錢穀唐德宗建中初罷劉晏鹽貪猥史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曉錢穀錄用之按益坐贓繫
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按益坐贓繫
如此帝謂曰宰相但知人則用之按益坐贓繫
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

過曲為蔽之受命恬然舊史畢誠歷駕部員外
此大謬也子弟鄙倉駕二部居之者不悅惟誠受
命恬然恭遜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中立正
色孟簡為倉部員外郎王叔文驟為戶部侍郎
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出給必恠有司之常元預
執誼換刑部員外郎韋出給必恠有司之常元預
勝倉部制出給必恠有司之常元預
茫昧者受弊雜苦良之貨則豪力者贏惟一惟
公乃罔不惟平民不結網而國用益饒劉禹
惟石乃罔不惟平民不結網而國用益饒劉禹
公錚碑檢校戶部郎中幹池塩于滿修牢盆謹
衡石煎和既精飭散乃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
循法民不結網而國用益饒劉禹
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下褒其能

禮部

白春官 曰春卿 亦侍郎 曰秩宗 亦禮闈 主司

禮部

禮闈

禮典周禮以統百官以諸萬人

而掌邦禮以建保邦國之禮

以佐王和邦國治神人和上下

保邦國建神人和上下

卿也宗廟之吉凶賓軍嘉之禮

典三禮夙夜惟寅禮餘曰伯夷

宗夙夜惟寅直哉惟禮形伯夷

清注三禮天地人禮形伯夷

和之代先務居禮樂之司必資

人侍郎一人掌禮儀祭饗貢舉

中負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

命祥瑞鋪設及百官官人喪

郎曰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禮

元年改禮部曰春官同祠部掌

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

司膳部掌陵廟之牲豆酒膳諸

二年改膳主客掌二王後諸蕃

改司膳即日失德以却災媚神

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

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勅有

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

德故託抑浮華先行實取士賦

以諷焉古柳復榮令貢士賦始

為息競古柳復榮令貢士賦始

章

禮部郎中

七

武德三年改儀曹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禮部尚書一

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遷柳復榮茂人以甄幽
 為瑞柳涓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為善更舉
獨抑浮華高郢為侍郎時四方實郢疾之乃謝
 維請設顯行藝司貢部凡三歲於鑒裁尤長
 甄幽獨抑浮華浮競之俗為衰於鑒裁尤長
 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
 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
 程考由是無遺**建復孝廉力田等科**楊綰為侍
 材列傳四十七**建復孝廉力田等科**楊綰為侍
 孝廉力田等科**人人稱美**李揆俄兼禮部侍郎
 天下高其議科**人人稱美**李揆俄兼禮部侍郎
 露搜索禁所挾而透學陋生藉枕圖史且不能
 自措干辭乃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
 盡所欲言由**使上聞所未聞**鮑防進禮部侍郎
 是策問陰陽稔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十式請
 旱策問陰陽稔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十式請
 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恆欲下
 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抵帽于地**
 善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揖不亦**抵帽于地**

咸通末為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混不
 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
 固吾分乃取公乘**頗得才實**高錯遷中書舍人
 億許棠聶夷中等**頗得才實**開成元年權知貢
 舉文宗自以題界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
 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
 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
 曰宜流宕即以錯為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
 實始減取十人猶不能滿**得士多名卿宰相**
 少詔減取十人猶不能滿**得士多名卿宰相**
 所侍郎凡三典貢舉**典冊必出其手**于邵進侍
 大典冊必請討李宥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
 出其手必請討李宥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
 亂賜金紫**典郊祀之禮**伯實兼二書今直清
 明正者介足以處之白居**斥華取實**禮部貢舉
 易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斥華取實**禮部貢舉
 斥華取實不甄品詳諦拜侍郎九三歲甄品詳
 為權力侵撓甄品詳諦拜侍郎九三歲甄品詳

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為外郎帝嘉其守許孟容拜禮

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祠曹白居易張

可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士階除即

制悉浮屠隸主客韋博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

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尚書左侍郎自奏議彌綸外凡

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實糾理之命文昌長

佐春官卿白居易膳大才當大用韋安石永昌

司兵參軍蘇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學

該典禮李華崔沔集序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

儀曹負外郎之謂乎白居易張元夫論回鶻杜

改膳部負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制會昌中

點夏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漠南說德裕不如遂

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矢
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
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
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

兵部 事具大司馬門

夏官 尚書大司馬也侍郎小司馬五兵晉蔡

遷五兵尚書疏讓之六師見司馬門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

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百官郎中一人判帳

及武官階品衛符衆寡校考給告身之事一人

判部及軍容調遣之名數朝集祿賜假告之常

上負外郎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

解狀則覈簿書歷考課上龍朔二年改兵部

曰司戎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夏官天寶十載曰

武部同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

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龍朔二年改曰司戎駕部掌輿輦

車乘傳驛廐牧馬牛雜畜之籍龍朔二年改駕部曰司輿天寶

十一載曰同駕庫部掌戎器鹵簿儀仗龍朔二年改庫部曰司庫清

以奉國屈突通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

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忠於

奉國名定不虛特資金錢六百兩綵十段

所事杜羣懿為尚書朱玖兵逼乘輿帝走寶雞

天子間關險澁羣懿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

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

忠於所事邪羣懿頭首曰臣出蒙國厚恩陛下

不以臣不肖使打牧圍臨難苟免臣之耻也

通知四夷情偽

崔敦禮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

勤合兵破之置和連州處其餘衆游海都督回

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宰相兼兵

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部姚崇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坐軍容不整

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元宗於驪山講武坐軍容

不整將斬以徇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直翊贊

大功雖有罪當從原乃改名順宗冊廣陵王純

王純請改名時議非之皆云皇太子兵部尚書

也東宮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諂也乘

欵段馬李懷遠人指樹懷之奏方鎮叅辭就兵

部令孤楚秦諸道節度使等具帑珠帶器仗就

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令定制

夫聞省闈之門忽納弓刀之器鄭注首創姦謀

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駮將吏直諫

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伏乞速檢校夏官侍

郎仍領選李迥秀大定初檢校夏官侍墨汚爾

婁師德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注選選者就案

日墨領步騎出賊背楊弘禮太宗征遼東拜兵

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望

其眾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

公兒郎故擇澤路帥從史詐傲寢不制其父虞

有家風而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與諫以謂

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區處

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

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

宣諭王庭湊韓愈轉侍郎鎮州亂殺田洪正而

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才

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

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

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等子若孫在乎亦

有居官者子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

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

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洪正刻故三軍不安愈

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踐其家矣復何道衆謹

衆變疾麾去志簡淡敬括果州刺史累進兵部

惟茲夏官實掌戎政白居易制選事在尚

書盧承慶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

卿何無不召見韋澳遷兵侍郎與同寮蕭

不自信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

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刑政大事中

其可否上旨多從之舊史勳在王府豈限常

見六占三

三

卷

格衛次公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
王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
並優秩而遣之格擢兵部員外郎知名表直秦王
府文學館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
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姪故人苟無能
終不得任卿思庭無稽牒張嘉貞遷兵部員外
有以稱吾舉者庭無稽牒張嘉貞遷兵部員外
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仍遷秩為五兵郎中
先旬庭無稽牒本傳
易馮倉駕二曹為辱畢誠累官駕部員外郎倉
宿訓倉駕二曹為辱畢誠累官駕部員外郎倉
倉駕二曹為辱畢誠累官駕部員外郎倉
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座右置水一石孔若思勵
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官至郎中農國之本李渤
足矣座右置水一石明自足意農國之本李渤
庫部員外郎會皇甫輔政務剝下佐用度渤
上言渭南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閭鄉戶三千
今遷他州縣大抵類此其故始於攤逃人之賦
願下詔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

之本本立而家畜聲伎王翰擢通事舍人駕部
太平可議矣侯人掌五兵六師之重杜裴職方
願令自視王侯人掌五兵六師之重杜裴職方
莫不惡之本傳
觀圖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
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不就省既易旬
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沉
靜少言既歷清要時人初未之許及在職公務
修整衆有吏幹李澄驟歷兵部郎中給事中恆
方嘆服有吏幹李澄驟歷兵部郎中給事中恆
稱所歷有聲盧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
為鄆縣令兵部郎中掌告身印嗜酒無節職
歷有聲皆如逸之所治掌告身印嗜酒無節職
事池慢為兵部尚書潘孟陽擢兵部郎中皆有
郎中日掌告身印潘孟陽擢兵部郎中皆有
美譽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歷河南令
美譽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待嘗與象

先昆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為當時所稱如此舊史拊床舊史李靖為駕部母戒崔玄暉為庫部以公事犯李巽韓文胡珣碑尚書李巽異時主監鐵事富驕恃勢以語宰相使江東有功職方郎中佐監鐵使

刑部 事具司寇門

自秋官 尚書 大司寇亦 侍郎 小司 刑官 禮

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律令刑灋徒隸

按覆讞禁之政 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志

中貲外郎 掌律法按覆大理 龍朔二年改刑部

曰司刑光宅元年改刑部曰秋官天寶十一載

改刑部曰司憲 上都官 藥而理其訴免龍朔二

年改都官 比部 解勳賜賊贖徒役課程逋欠之

物及軍資械器 和糴屯收所入京師倉庫三月

一此諸司諸使京師四時勾會於尚書省以後

季勾前季諸州則歲終總勾焉 司門 入之籍及

龍朔二年改比部曰司計同上 司門 入之籍及

關遺之物凡有召者降墨敕勘銅魚 不習文 屈

木契然後入龍朔二年改曰司關上 不習文 屈

通為刑部尚書自 每覆大獄必歔歔 案無留辭 李適之遷刑

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 案無留辭 部尚書喜賓

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 在朝堂流涕 奉天關從狩

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

議姑償死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

母非教也竟減死出舊史侍郎缺宰相屢進

名李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

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

從今尚悔之言佛骨使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

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暝至為夷

法灼躄膚委珍貝騰沓繫路愈聞惡之乃上表

以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

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准刺耶貶潮州刺

史哀彙敕令可用者劉瓌遷刑部侍郎乃哀彙

重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排之參訂決剖

如流王播進刑部侍郎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

決剖如流吏惡緣黨人斥白居易分司東都召

不能竄其私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

事與險刻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

人斥乃移還東都除刑曹既清郎奚陟轉刑部侍

太子賓客分司本傳刑曹既清郎奚陟轉刑部侍

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充相惡以危事中

之去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王

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焉持平挫彼岳

岳君選事劉倡飲省中飲省中為御史劾奏

禹錫奚公碑滯郎位守道士類不遷沈以故滯郎位不得調

衣代相問士議恨沈元稹馮宿刑部郎中制則

屈故擢御史中丞宰畿甸刑部員外

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怨縱宰畿甸刑部員外

乾曜執政乾曜子潔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
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
奴林甫也宗劉迺大歷中召拜司門郎外郎德
小字也宗初進郭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
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裕甫召溫敏靜專
迺至問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召
白居易王鑑刑部員外郎制刑曹郎秩朕詔執
事擇可以善於其職者而殿中侍御史王鑑自
居殿中能察非決連鞠庶獄多叶平允加以溫
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
乃職敬求郎之難豈敢輕易書曰庶獄庶事予
王之所理天下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
難豈敢輕易今者各有所授皆為清秩杜牧刑
部都官員外郎武元衡比盤比盤得廊
外郎制下食以飯從者德宗欽其才外郎武元衡比盤比盤得廊
號比盤國史補

工部 事具司空門

冬官 尚書大司空亦侍郎小司孔工部尚
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廩
紙筆墨之事百官工部郎中員外郎掌城池土
程式武德三年改起部曰工部龍朔二年曰司
平光宅元年曰冬官同屯田掌天下屯田及京
廩田以品給焉同上虞部掌京都衢闕苑囿山澤草木及
之事水部掌津濟船艦渠梁湜堰溝洫以工部
尚書持節宗室鬻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既
遂定還以奉使兄弟相代閩立本代立德為工
有旨再遷吏部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耳
論榮之入座時今之尚書漢公卿也目焉固不專率四

龍朔六年

元

白居易韋貫之工部尚書制以東官恩拜侍郎

歸諫獻女柳公權為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敗

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

可戶曉因引王珪諫盧陵王妃事是日帝命不

官自南內送於制兄弟不竝臺閣出為雲陽令

張文瓘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弟為戶部入省

侍郎於制兄弟不竝臺閣出為雲陽令

不數事時諺曰屯田水部員外郎參來瑱府泣

書參來瑱府元結說曰將水部員外郎參來瑱府泣

諫於玉階之下郎中皆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為

比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泣固請

閑官待養崔沔拜中書舍人時母疾在東都沔

中舊史郎辭控鶴之職舊史員半千長安中

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

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田是

忤旨左遷以水曹郎處張籍白居易張籍制文

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

業詩音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冑今

又覆名揣稱以虞曹虞曹郎缺命以序遷

水曹郎處馬虞曹虞曹郎缺命以序遷

尚書

職稱端右之尚書尚書兵尚書履聲鄭崇字子游數上諫嘗與

聲履兵也尚書履聲鄭崇字子游數上諫嘗與

白八座之尊百揆之首

樞機張安世拜大司馬**回車駕**陳矯為尚書車

分陛下不宜臨臣不稱職請黜退帝慙回車駕

天子喉舌有後漢李固上書曰陛下有尚書猶天

子之**就家**晉阮孚事**賜劍**陳寵為尚書帝賜劍

喉舌**納言**應劭漢官儀曰尚書虞官也**詔**帝漢明

推誠**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鍾離尚書**鍾離

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命**鍾離尚書

尚書**匈奴**胡歸義詔賜謙郎暨鄆詔以三百

為三千**詔**謙之欲死意諫曰云云上曰非鍾離

尚書朕擢降**清哉**珠下獨委地不拜曰此賦意得

威於此**郎官**郎官

白星郎仙郎**含香**舌香**握蘭**草**錦帳**百官志**粉**

署蘭省華省**上應列宿**後漢館陶公主為子

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出宰百里**漢書郎

百星**水鏡**樂廣為尚書郎**雉集**蕭芝為尚書郎

芝舍當直送至洛陽**三臺之妙**王譚除尚書郎

及應休飛迎上其車**題柱**田鳳為郎容貌端正每入奏靈帝目送

妙題柱**伏閣**馮豹為郎每奏事未報常休省閣或乃

帝曰勿**駐車待漏**樊梵字文濟為郎每**僕被**魏

驚也**同舍償金**直不

為郎時選**避杖**乃走入床下帝引杖撞之曰郎出

見錯**避杖**乃走入床下帝引杖撞之曰郎出

誤門**避杖**乃走入床下帝引杖撞之曰郎出

誤門**避杖**乃走入床下帝引杖撞之曰郎出

誤門**避杖**乃走入床下帝引杖撞之曰郎出

誤門**避杖**乃走入床下帝引杖撞之曰郎出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解縛韓宜字景仁為
 聞人君以杖撞郎帝乃止解縛郎以事受罰文
 帝輦過問此誰縛曰尚書郎韓白首漢文帝時
 宜上念臨淄疾乃輕車解縛唐馮白首
 為郎帝問之曰三朝不遇見十年無過
 臣三朝不遇徐慎在
 臺閣十年無過周慎在
 奏事無過入粟
 漢有入父任張安世以
 粟為郎父任為郎
 儀制尚書郎三作文字起草更直於青練漢官
 建禮門內懷香握蘭趨走於丹墀青練儀典
 職尚書郎給青練山郎漢楊惲為中郎將故事
 白綾被或以錦被山郎今郎出錢布市財用給
 文書乃出休名曰山郎注財用之所出故名曰
 山郎終歲不得休而富郎注遊於外惲乃罷山
 郎移吏度大司農給財用注摠計於外
 一歲所用移以官錢供不取於郎比秩後漢和
 郎官詔除者得占丞直臺上
 郎以比秩為真也臺上藥崧為郎家貧獨

糟糠帝夜入臺見崧問其故甚嘉有此制大官
 賜尚書已下朝夕餐給惟被皂袍及侍吏二人
 交禮晉職官志入座初拜皆泐其舊
 自試孝廉能給文案者五郎選衰
 人謹封奏其名以補之射記漢武時
 郎衰入財者得補
 者也

內翰 知制誥侍講侍讀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
 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
 詔之所也百官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
 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符以後始號北門學士
 同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

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任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下一品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文學士洪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也顧問率至夕段文昌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

乃論書詔勤杜元穎以右備闕為翰林學士敏出書詔勤遷司勳文詞憲宗特所賞嘆吳元濟平論真外郎知制誥多識朝章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波寵拜中書舍人為學士承旨居翰林最久杜審權入翰林遷學終不瀟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杜羣禁近語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級徠書詔叢浩羣懿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帝倚辭不如旨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洪景當草詔書辭不如北門學士劉禕之遷洪文館直學皆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入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博學士李程召為翰林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士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沈傳師入翰林學士

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
 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必知不能願治人一
 方為陛下長養**弟兄踵召**踵召為翰林學士頃
 之因稱疾出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立制諸
 凡帝有撰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贄吉中孚
 韋執誼竝位贄文高有謀特為帝器遇日險難
 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
 驟擢頗**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陸贄自恃勁
 媚恨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
 於帝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宗以來命集賢
 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
 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
 學士帝不許**求兼京兆戶曹**姜公輔為翰林學
 通玄怨日結**美哉斯言**李絳元和中二年
 以母老賴祿而養求**美哉斯言**授翰林學士俄
 兼京兆戶曹參軍事**美哉斯言**授翰林學士俄
 知制誥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德欲庶幾
 二相之道道德風烈無隄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

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
 邪佞每雖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
 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者與焉法官無
 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
 銷將相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
 而不下違教化篤而俗不遷如是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
 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耶
 詔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腹心之**
 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帳便坐**腹心之**
 地絳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
 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
 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
 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帝動容曰卿**常以**
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御知之矣**常以**
輩行呼而不名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太
 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
 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王太

周盡事情

而贊常居中參裁
 可否時號內相
 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贊初若不曉旁吏承寫不給
 周盡事情衍釋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
 他學士筆閣不得
 下而贊沛然有餘
 納因詔學上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
 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譴正
 則他學士不得上言
 矣固辭見聽本傳
 皆為宣宗禮遇每二人直必借召問政得失夜
 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妥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
 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
 教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此無比帝搖首曰未
 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
 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
 行之矣自黃至緹至緋猶可衣紫
 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父誠不得任
 近職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

曰寧級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温用
 亂命益所以為孝帝意擇換知制誥
 辭藝貫之謂學上所以備顧問不專取辭藝奏
 罷蜀纈袍昔幸其院韋如從會綬方寢學士鄭
 網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金蓮炬令孤綸
 為蜀纈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
 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綱語曰至治末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享天下之福任
 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善又夜對禁中燭盡帝
 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帝稱其長者為
 望見以為天子來綸至皆驚帝稱其長者為
 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
 稱其諫無名貢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
 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母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梁守謙為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嘆曰一

不專取
 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善又夜對禁中燭盡帝
 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帝稱其長者為
 望見以為天子來綸至皆驚帝稱其長者為
 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
 稱其諫無名貢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
 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母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梁守謙為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嘆曰一

字可益耶街之學士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
 以論淮西事罷學士是時李紳作宰相貶端州龐
 巖蔣防皆擢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
 表徵獨薦韋處厚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
 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徵因曰隋位崇入且居
 翁右柰何答曰選德武宗賜以宮錦德裕贈以
 進賢初不計私也
 玉帶封教會昌初以左司負外郎召為翰林學
 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痍者曰傷居爾軀痛在
 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李德裕
 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教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
 不他或德裕以能明專任已以成功謂教曰陸
 生恨又不逮意如君此等語近世學士超省郎
 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
 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詔假光宅里
 林學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詔假光宅里

官第王涯兩為翰林學士上涯文有雅思承貞
 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詔不時至凡號令大
 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與冊皆更其手李德裕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
 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三俊李紳為翰林
 皆更其手數召見資獎優準
 元稹同時捉筆遽成辭皆允切劉畧大中初擢
 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頗牧在禁中畢誠
 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
 援質古今條破羗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
 者孰謂頗牧在禁中署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
 卿為朕行乎誠唯唯
 不及陸展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展工屬辭
 昭宗優遇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
 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

庭文書後無繼腕可斷麻不可草
韓偓為翰林
 者今朕得之喪詔還位學士使馬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
 吾職內署可默乎明日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
 合謀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
 反邪詔然出帝畏茂成文粲然學士俄知制誥
 貞卒詔貶范還相書詔紛委政思之不掌書王命
 淹啓成文粲然無不機要當時推之不掌書王命
 白居易馮宿知制誥制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
 顏師古陳叔達蘇頌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
 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美馮宿為
 文甚正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
 也無辱吾舉訓辭溫厚有典誥風崔元翰知制
 陳無辱吾舉訓辭溫厚有典誥風崔元翰知制
 有典誥風然性剛漏不能取容于父子繼美費
 時孤持自持掌誥凡再期不遷父子繼美
 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蒙
 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

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對掌書命蘇頌陸
 可謂繼美至頓首鳴咽流涕對掌書命
 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頌頓首
 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
 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上疏極
 擅當時今朕得頌與又愧前人哉
 諫蘇源明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史思明陷洛陽
 可者十臣聞子不諫於父不孝也臣不諫於君
 不忠也不孝不忠不諫於君不若也
 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園牢之中將翰林侍講崔
 使樵夫指而笑之帝遂罷東幸翰林侍講歷半歲
 拜翰林侍講學士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
 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
 間當請益高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
 諮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向儒意帝重答謝咸賜
 幣稗撰經史為要錄鄭學士帝使稗撰經史為
 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每以厚風俗黜朋
 擿問之隨即酬析無留答

比為天子言鄭覃為侍講每以厚風俗黜世榮

其遷高元裕自侍讀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

迎以師禮馬懷索元宗詔與諸無量同為侍讀

遠聽乘馬宮中每宴問閣何人侍講學士與王

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閣殺吳子餘祭

罷後勸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閣寺今

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

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

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之

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

康佐知帝指因辭疾改者當罷職崔枕初枕為學士常草制為宰相

制有所改者當罷職束維翰所改枕以唐故事學士草

據爭之維翰頗不樂五代史翺翔禁闈出入諷

議杜牧蘇兼京兆戶曹

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翰以元稹翰

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林制使吾言語文章與三代同風引之

而成綸綺垂之而為典訓白居易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二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三

端明一

左右司二

常侍三

給事中四

中書舍人五

諫議大夫六

起居七

補闕八

拾遺九

端明

孔明宗武君不通文字

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多

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五代班在翰林學士上
初端明殿學士史趙鳳傳

下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任
園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同上

左右司

郎中各一人從五品上負外郎各一人從六

品上掌付諸司之務舉稽違署符墮廢左右司

貞觀元年復置左右司郎中龍朔元年改郎中

曰左右承務永昌元年復置負外郎同以詳整

稱職武元衡德宗時歲內三遷宣慰江淮潘孟

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誠曰朕宮中用尺

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宣諭朕意

毋若潘孟陽殫財費會府藁委之任杜牧行右

制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同彌綸省闥陟

歷金部吏部負外郎精簡舊史劉洎上疏尚書

左司郎中彌綸省闥滯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所以郎中折

奪唯事咨稟且宜精簡左右司郎中如竝得人

自然綱維畧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

常侍

獻可替否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常侍

替各一人散騎常侍世祖出南郊侍

否累清談中正陪乘詔曰使鄭常侍謂默曰卿

如何得參乘昔州內舉非其好七賢傳高貴公

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常侍非辭大不辭小周處除楚內史又徵為散

其好也辭小乃先珥貂蟬備顧問掌侍從門下

之楚郡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

從顧問

百官志

中書省右散騎常侍二人

同八貂

之列

白居易制

近侍之列騎省為貴

歸登制

備顧問

應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

同職

規諷

李渤又

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

討元濟

李愬憲宗討吳元濟以愬檢校

左散騎

條擿失政

鄭絳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擿失政眾譴傳之

每以詩謔託諷

每以詩謔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

遂署其側曰

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宜備顧問

鄭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

顧問詔可

在南宮六卿之下

馬胤孫傳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

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今班在前

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

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僚中丞大夫就班脩敬

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

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五代史

丹墀文陛之

內貂羽金蟬之榮

制杜牧置笏在陛

崔元亮拜右

散騎常侍鄭

注誣宋申錫逮補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

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

在陛俯伏流涕帝感悟眾亦

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

勸順納諫諍歸登

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銳

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為讜言

貂却

謂元已後鄙常侍此官者朝

珥貂制白居易孔戣

立吾左右

劉向豈遠乎哉

垂璫夾乘之官

元稹裴向常侍

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左右前後無非

令人予欲用為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盂韋

亦戒乎

給事中

白夕郎

漢官儀暮入對青

郎名儒

國親

後漢胡

事中掌侍從左右位次

宜在左右

師劭清貞廉

潔博通六籍宜在左

孔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

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洪文館繕寫校讎之課

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

者全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

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

給事中之職刑獄有未合于理者駁正之天下

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

者與侍中裁退之不專掌侍奏讚詔令而已白

居易鄭覃從當世賢士游宗室雖好從當世賢

給事中制數上言陳當世得失薛元超遷給事中數

中給事數上言陳當世得失薛元超遷給事中數

嘉太宗兼將相事張行成遷給事中帝嘗謂羣

納是不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尙伊呂而四海

安漢高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

行成上疏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

與臣下爭功撰三教珠英徐彥伯進給事中武

哉帝嘉納之撰三教珠英徐彥伯進給事中武

辭士皆天下選而還詔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

彥伯李嶠居首還詔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

經赦詔勿治兼謨對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

犯賊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

駁稱職

郭承嘏進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

李蕃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封

除上木遽與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批敕

為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批敕

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却之封

已占三

四

宜在禁闈帝謂曰朕謂久次欲還詔議皇甫鎛

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

崔祐甫子植元和中和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

支建言減百官奉廩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

所納鹽酒利增佑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

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佑踰其實今不可復

收於是議者咸時稱其直與韋存慶五遷給事中

罪鎛鎛懼而止時稱其直與韋存慶五遷給事中

其直馬前臚傳詔旨齊映擢給事中映為人白

侍左右或馬以士人直曹關播再遷給事中故

前臚傳詔旨為姦播悉請留給事左右呂元膺擢

易以士人時躋其法請留給事左右所對詳詰明日

為同州刺史既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詰明日

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謹言宜在左右柰何出之

李藩裴洎謝因言陛下及此乃駁奏無私遷給

宗社無疆之休請留給事左右李愷三遷給事中

覆省審駁奏無私力于治力于治有任事備

明簿最下兼學士陸堅以給事中兼學士帝待

無敢給仗內供奉閻朝隱性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

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病瑣

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闡白居易寶易直制俾賦詩悼痛素知其才迎

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詔梨

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

平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救狄

屬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仁傑等獄

仁傑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

劉憲復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

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

武后自出為議事惟允華崔沔集序李又拒貴倖

詔削大臣忤旨之勞召孟簡導旣田以論事

刑同大崔沔集序以勞召孟簡導旣田以論事

刑同大崔沔集序以勞召孟簡導旣田以論事

刑同大崔沔集序以勞召孟簡導旣田以論事

有迴天之力

張玄素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即詔罷役賜綵二百疋魏徵名梗挺聞著樞機論

徐彥伯進給事中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徒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見言執詞頭謁宰相

中書舍人

夙夜出納朕命唯允 迴翔青瑣典掌紫泥

咨爾才華掌茲啓迪厥命潤色出納絲

綸發揮親奉聖旨職司職在禁闈典茲當盛明

之朝居清切徐邈文儒謝安舉為劉超忠慎晉

超出納王命當若日之朝掌如綸之誥王言如

忠慎清苦多補益 出命書告經傳 掌文

灋 主呈奏 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

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

既下則署行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

曰違失四曰忘誤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百

志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

知制誥顓進畫給食于政事堂其餘分署制敕

上開元初以他官掌詔敕策肅宗即位又以他

命謂之兼知制誥肅宗即位官知中

書舍人事兵興急於權便故去臺閣決遣會昌
 顯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折六曹之奏
 末宰相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
 白居易裴度除中書舍人制度以茂學懿文潤
 色訓誥體要典麗甚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
 允况中立不倚道直氣平介然風規有光近
 侍臺郎蒲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其授
 職同崔羣制端厚和敏飾以文學溫溫忠敬
 密職久而彌精寵與三代同風元稹沈傳師授
 以正名式光禁職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
 患而朕語為詞誥使吾禁中無漏露之
 事高馮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謂今天下大
 不崇簡易而昧者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
 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一人足辦
 我事孫處約始名道茂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
 今社正倫請增舍人貞帝曰處約一人足

辦我事今事問琳崔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
 止不除今事問琳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
 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為文華婉鳳閣舍
 人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雖大詔
 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
 令未嘗著藁屬文承慶無畱思雖大詔令未嘗著
 藁兄弟自相代立章嗣立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
 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嘗稱二人子忠且孝
 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本傳不能得一
 辭陸餘慶遷鳳閣舍人一詞降左司郎中殿頗見納
 用韓思復遷中書舍人章氏之文冊大號令多主為
 李又遷中書舍人章氏之文冊大號令多主為
 變詔令嚴促皆以草定
 之閣舍人為鳳居官鯁正宋璟遷鳳閣舍人居舍
 閣舍人為鳳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舍

人思若涌泉

蘇頌拜中書舍人時壞同中書門

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禁苑朝廷榮之

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後閣口徐

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當草詔進中書

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文及所

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

官爵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或干

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鼓恐

制出四方屢獻謹言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

失望本傳屢獻謹言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

多晉及賈曾之定屢名相甲乙人與韓休許景

獻謹言天子嘉允解事舍人齊澣開元初姚崇復相

先徐安貞孫解事舍人齊澣開元初姚崇復相

逃名相甲乙解事舍人齊澣開元初姚崇復相

論駁及告詔皆援準古誼朝廷開元後制詔者

大政必諮之時號解事舍人開元後制詔者

稱常揚揚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

詔者稱分押六曹尚書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

常揚稱分押六曹尚書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

杞請復之災固以譽重一時常袞為中書舍人

為不可杞益怒譽重一時常袞為中書舍人

用譽重一坐失色武儒衡時元積倚宦官知制

一時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親擇良笏與李絳

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親擇良笏與李絳

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李絳

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勸聽覽

高鉞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鄭注以

勸躬聽覽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鄭注以

醫術侍裕當書命乃言注以醫術侍注愧憾最

宜為誥王仲舒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

罷統軍用麻

六軍都統宗自興元邊置

其門哉吾久棄外周知俗利病不自復治筆硯於

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

之除江西觀察使

觀察使

處功臣實文場特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北
細當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書制
付中書門下今以命封建不識陛下特以寵文
場邪遂著於令也帝悟更命書作詔并罷統
軍用鳳閣王氏鳳閣舍人者三人皆擢進士第至
氏求降外官增父秩嘉孫遜遷中書舍人時父
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為代言最間蘇頌齊
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甚閩王和立太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和閩
驕僮甚感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
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愧

白諫臣 秩惟大夫 職司朝夕論思 出入明經
諫議大夫 事具諫門

漢韋玄成以明獻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耳目之
經拜諫議大夫 獻頌 臣頌拜諫議大夫 當休
官之地 公忠 謬譎 獻替 司諫 忠當休
明之代 居言用 出諫官為郡 漢出諫官為郡守
守望之雅意本朝上疏曰陛下憂人出諫官為
郡甚大惠也所謂憂末而棄本朝無諍臣則不
知過國無達 門下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
士則不聞善 品下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 中書省右諫
議大夫四人 同諫者救其源 夫兼知起居事帝
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
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組傷女工奢
侈之始危也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
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及其橫流則無
復事矣帝 真諫官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
咨美之 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

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
 景伯獨為規箴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
 忠曰真願竭狂瞽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
 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
 海內安朕雖不德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
 平珪乃進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諫不用則
 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采芻言臣願竭狂
 瞽論晏朝事李渤進諫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
 頓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侍罪會喚仗乃止退
 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皆布路跋
 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於內憂倦既積災
 釁必論諍堅苦張仲方李程輔政引為諫議大
 生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數上章言得失
 英論諍堅苦帝為減三之二
 拜諫議大夫與補闕失論鄭注郭承嘏為諫議大
 李翰數上章言得失論鄭注夫言政事得失文

宗以注為太僕卿承嘏權近側目高適擢諫議
 極論其非注頗懼本傳權近側目大夫負氣敢
 言權近條上四事吏不奉法三四事一多冗官二
 側目山澤推酷為州縣諫穆宗崔郾穆宗荒于游
 弊憲宗異其言史諫穆宗改內醜蕩斬曙不
 能朝邸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
 衆其治其亂繫于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
 昨日得之今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
 姓樵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
 動容救宋申錫伏閣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
 慰謝帝稍寤申錫爭神策仗衛殿門夫是歲訓注敗
 諫帝稍寤申錫爭神策仗衛殿門夫是歲訓注敗
 錫得不死中外危懼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
 多誅公卿中外危懼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
 良請以爭神策仗衛殿門夫是歲訓注敗
 右史從宰相至延英羣情灑然稱允
 記所言執政不悅羣情灑然稱允
 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
 灑然稱允詞摧黨魁末詞摧黨魁杜牧行高
 灑然稱允詞摧黨魁末詞摧黨魁杜牧行高

元裕數共工之罪不蔽堯聰辯垣平之詐益彰

漢德一諫議大夫制元誨魯公藏器莫如實華於左

公卿同登於文陛是用命爾分左右而備箴

艾議論通古今喟然動上心所以大臣之任

增其秩而厚其祿也鄭朗大夫制大臣之任

而用其道沉寤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

崇則難用者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

為從四品分用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後與

丞郎出入迭用以重興草茅處諫諍官右陽城拜

其器贊皇一品制集興草茅處諫諍官右陽城拜

大夫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

益憚之及命也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若而

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李景儉爲諫

作爭臣論譏切之餘見酣醉門愈李景儉爲諫

天性矜誕真諫議蕭鈞累遷諫議左武侯屬盧

醉至中書真諫議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職

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詔原下能盡規鄭單荒昵吐蕃方疆單與郾等

廷對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

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

單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

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起居修史附

白左史右史起居郎一曰左史起記言記事起

居注古者天子諸侯二書灋不隱董狐古執簡

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書灋不隱董狐古執簡

南史氏執立司過之史禮必書君舉動則左史

簡以往禮必書君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

方之志

周內史官掌三皇五帝之書有善則記之為

惇史

史載筆士載言禮春秋之旨謹而月之

謹而日之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絕書 掌細

史記

漢書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選為一

代之典

王允將殺蔡邕馬曰碑曰伯喈曠世逸

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

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黨

復蒙

記注周室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

訛議

廣記備言左氏序曰身為國史躬覽

舊章

廣記備言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文

筆削 撰史求貨晉陳壽

也

勿籍王書詳略

作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嘗謂其子曰與我千石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遂不

傳

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起居

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

陛以聽退而書之季冬以授史官百官貞觀初

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

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

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

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同起居舍人本

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修

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

之次大和九年詔入閣曰起居郎舍人具紙筆

立搗頭下復貞觀故事上貞觀三年置起居郎

廢舍人龍朔二年曰左史授元年亦如之上帝

索起居注魏謩為起居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

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

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

陛下實不見則後求所書必有諱屈善奏東封記

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

韋述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獨直

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兩省權德輿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進中書舍

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

分昔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

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

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似卿者未得其

人入仗內射禽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

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鳴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

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

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故勢不得不廷使飛鏃

于前同獲獸之樂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

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汚賜羣臣十日一燕孫述

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賜羣臣十日一燕為起

居舍人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

天成玄澤維南有山陽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

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操筆赤墀下李讓夷累

頌體使述序所以然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

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

其人也李石以馮定孫簡蕭淑李讓夷對帝曰讓夷

可也李石以馮定孫簡蕭淑李讓夷對帝曰讓夷

為後世法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咨質所

宜或召左起居舍人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

卷之三

三

三

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

起居事百官志長壽中宰相姚壽建議伏下後宰

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紀月送史館然率

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

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同良史君舉必

書于休烈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

史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

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大盜後史籍燔缺于休烈

德之君不忘規過大盜後史籍燔缺于休烈

二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等書

御史覈史館所由求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

書進官一資一篇綸十疋凡數月止獲一二篇

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

物未全休烈獻五代討論著舊章天子嘉之

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褚遂良遷起居郎博涉

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

侍書帝方博訪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

質真偽遂良論善惡記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

所出無舛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

觀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

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

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遠羣

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職左史杜正倫帝

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職左史杜正倫帝

朝職左史陛下之言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

臣職左史陛下之言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

千載累史官權重宰相朱敬則遷正諫大夫兼

德帝悅史官權重宰相朱敬則遷正諫大夫兼

何以求名一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

史官權重宰相

百

制生死古之聖君賢國史記人君之善惡李初
臣所以畏懼者也國史記人君之善惡李初
左庶子吳兢為史官譔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
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
致仕詔在案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之善
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
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言五
不可意尚不一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蕭至忠言
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
日一不可行狀二不可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
家不通行狀二不可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
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
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今史官注記
難行四不可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
務相推避以延著史通所改正而武三思等有
歲月五不可

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
四十九篇譏評今占徐堅讀之嘆曰為史者宜
置此坐史有三長雖劉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
右也史有三長雖劉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
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如斧斤弗能
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如巧匠無榘斲斧斤弗能
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
者時以詔就集賢吳兢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
為篤論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
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硯筆楮冀得成書詔
兢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相在家修史大臣奏
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
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今董狐競叙事簡核號
荆州司馬以史草自隨今董狐競叙事簡核號
誤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
叙張昌宗引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
可賴宋璟等勸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
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喜知兢所為即從容

史通卷之三

五

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
 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
 聞者嘆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譙周陳
 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為今董狐云譙周陳
壽之流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
 及蕭嵩引述撰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
 於職規制遂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
 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
 傳又為例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
 作佐郎李銳助述細績逮成文約宰相咨訪又
 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宰相咨訪又
 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分年譔次
 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不錄宣宗詔崔
 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
 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借等分年譔次盡元
 和以**三世踵修國史**良筆咸云蔣氏曰曆天下
 續云**三世踵修國史**良筆咸云蔣氏曰曆天下
 多藏**倣編年灋為唐曆**柳芳始譔時高力士質開
 焉

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
 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灋為唐曆四十篇
 頗有異聞然不立褒**世史官**冕且世史官父唐
 貶義利為諸儒譏訕**世史官**子並居集賢院著
興史官秉筆衆矣唐興史官秉筆衆矣雖論著
 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舊史之文猥穢**
 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懷者矣**舊史之文猥穢**
不綱而不得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
 有恃於後取當而行遠邪何知幾以**史冊褒勸**
 來工詞古人而拙於用已歟已上贊**史冊褒勸**
所在中路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
 刑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等皆尚不可誣况
 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况
 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
 明臣宗閣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婿
 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
 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

公誼請條示其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
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列傳六 **拍事載功** 李翱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
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
皆訪於人言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為狀
者皆故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
諫爭語足以為直言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
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者願勅考功
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 **人君不改史** 周墀遷中
以傳信後世矣詔可 **人君不改史** 書侍郎建
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
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制新書
請宰相人自為記 裴休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
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
可 **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 王峻太祖以峻

所書不實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
知懼以漏落得罪峻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
禁中事付史館 乃命樞密直學士就 **文端武淑**
遷起居舍人 **論時政紀** 為自今後所論軍國政
崔沔集序 **論時政紀** 為自今後所論軍國政
要宰臣一人撰錄臣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
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
孫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
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印至歲末送史官
贊皇一品 **修史體例** 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
制集狀 **修史體例** 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
得自其家末足為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
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
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首公愛 **從宰相至延**
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同上 **從宰相至延**
英 馮定請許左右史從宰相 **省內** 舊制起居院
至延英記所清選白居 **省內** 在中書省內
記事之官 蕭俛起居舍人制

補闕

左補闕六人從七品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

小則上封事百官右補闕六人同參裨闕失魏

為右補闕先是帝曰太宗得證參裨闕失朕今

得暮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正觀庶幾處無過

之地教坊有工善焉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

者謂即官刺史迭處不可授賤工帝意右之宰

相諭諫官勿復言暮獨固有才鑒張九齡俄遷

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有才鑒左補闕九齡

有才鑒吏部試授卒與舉者常與右拾遺泣涕

趙冬職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動負外郎泣涕

諍申錫蔣係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

不中外推其靖密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諫

死聖拒諫為昏令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

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

知爾由是中方士擅乘驛馬高元裕以右補闕

外推其靖密方士擅乘驛馬高元裕以右補闕

趙歸真擅乘驛馬高元裕以右補闕

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人皆危之

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

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

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有將

皆危之俄換待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人有將

帥器樊澤權左補闕澤有武力善兵議法者謂

身中七十三

十七

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

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常

山壙中銘鄭欽說歷右補闕通曆術初梁太常

也今起陵幽隱先皇所以感傷累日不能平辨鍾

安乃祖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國長

記六占三

四百坵當時莫能辨者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
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宅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數
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搜辨宋申錫右補闕
葬之歲月而先識墓不測温倡曰丞相履有
宰相宋申錫被誣罪不測温倡曰丞相履有
初不宜反乃為人所陷之吾等豈避雷使上蒙
悔咎邪奉同舍伏閣諫上尊號温羣臣請上
切爭由是益知名京師積五尺老神顛直躬
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積五尺老神顛直躬
正辭擢左補請討懷光授裴估帝幸梁奔見行
叛估建議請討懷光授裴估帝幸梁奔見行
討帝深器之擬議鯁固獨承確討王承元
可擬議鯁固獨承確討王承元
固號稱職孜孜獻納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
裴均廷語之曰獨狐與李二補闕收或異
之遷轉可謂勞無疑緩休彌縫其不至
斯進擬不無疑緩休彌縫其不至
復悚慙而退舊史休彌縫其不至

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
之睿欲而彌縫其不至也我國家設司陳署以
茲選實難其人司聰之榮上

拾遺九

孔左拾遺六人掌供奉諷諫右拾遺六人百官
多所救補宗室漢敬宗修宮室賈獻沉香亭
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
謬辭漢言切多所救補諫取宗室女內後宮
為右拾遺李孝本誅死其二女沒入宮暮上言
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
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
豐慶有聞今又取李本女內之後官宗姓不
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上書譏切王求禮武
陳譏之嫌帝即出孝本女上書譏切王求禮武
拾遺右方營明堂瑀室之飾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
玉乃商瓊臺夏瑀室之飾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

已下五三五

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謹視盜賊希
 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不報以謹視盜賊希
 聲為右拾遺時儉腐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
 聲見州縣利弊上言當謹視盜賊初歷左拾遺
 反株蔓數十賜中上考韓朝宗乞寒胡戲諫曰
 州遂不能制賜中上考韓朝宗乞寒胡戲諫曰
 道客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
 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
 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建言免江淮兩
 謂無益帝稱善與賜中上考韓朝宗乞寒胡戲諫曰
 賦子居易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
 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又白居易
 以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採納又歲滿當
 遷聽自專對材上問能為左拾遺者君以奇表
 有專對遺公李勃以右拾遺召不拜洛陽令韓
 材膺選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遣公朝
 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諫作興
 觀之為快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

泰宮 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
 人力以事土木恐議者以誠意忠到嚴挺之姚
 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誠意忠到嚴挺之姚
 拾遺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
 夜胡人御延喜安福門不可縱觀晝夜不息閱月
 年醜帝之上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嚴挺之姚
 不止挺之上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嚴挺之姚
 見延英乃命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自
 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沈既濟召拜左拾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故官若
 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既濟諫曰今
 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寡患不問不患無人自
 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沈既濟召拜左拾
 負二十員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
 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
 外置願竄吾名雷霆之下

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
取聯書無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
所回諱聲振一時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朝
管謁度為言乃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承
下之度為言乃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承
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遺往既至入上疏陳政
質真擢左拾遺由是聲振一時入上疏陳政
及以左拾遺召既至言極諫然頃者陛下屢發德
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
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
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
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言無回忌授右拾
竊嘆而臣亦耻之帝不聽所以言無回忌授右拾
遺書二十餘上言無規諷校獵天子向擢左拾遺
回忌公議浩然歸重規諷校獵天子向擢左拾遺
州向獻張說命其子拜孫遜俊拔哲有文舉手筆
詩規諷張說命其子拜孫遜俊拔哲有文舉手筆
淪屠鈞及文藻宏麗等科又舉賢良擢左拾遺
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拾遺

褒其文立階下大言李邕召拜左拾遺御史中
武后不當聽后色解即可環奏邕出或責曰子位
陛下一忤旨禍不測邕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時張薦
曰一忤旨禍不測邕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時張薦
持節使吐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判官入見帝曰
難也官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諫晏朝擢右拾
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和諫晏朝擢右拾
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福祚之不長
也臣以少主踐昨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
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無叩頭待詔
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居職
不樂陳子昂擢右拾遺諫除授不由中書薛廷
曆初為右拾遺與舒元褒李漢入閣奏事曰臣
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伏恐綱紀

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声曰更諫何事元褒曰
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曰
不能對廷老曰臣等職是諫史柳篋子柳寮擢左
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舊史斗量天授三年人無
記為賤奏時譽日洽以其斗量賢愚咸加擢用
博奧目為柳篋子舊史斗量天授三年人無
著于廷誦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極言無隱元
斗量把持侍御史脫校書郎屯塞如陳子昂
制左拾遺韋瓘嘗旅陳杜詩人屯塞如陳子昂
進廷爭極言無隱陳杜詩人屯塞如陳子昂
屯剝至死白居陳杜詩人屯塞如陳子昂
易與元稹書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七十三

